

陳金萬／失控的魅惑 — 噶哈巫！斷語？

2017-12-11



《噶哈巫！斷語？》海報（取自網路）

陳金萬／文化評論者

瀕臨危機的語言要如何訴說？難以形容的情愫要如何表達？圓劇團導演林正宗跳脫言語的框架，以「當代馬戲」的身體操練結合總體藝術的表現形式，來演繹一個族語文化的故事。他在操控細長竹片與藤條的過程中，找到一種和面臨斷裂、失傳的語言文化平行對應的關係，使這齣名為《噶哈巫！斷語？》的演出，更增添幾許山林的氣息和想像空間。

噶哈巫族和巴宰族是台灣平埔族群當中語言保存最完善的兩個姊妹族。她們運用教會羅馬字的拼音系統使母語文化得以傳承，並開創出自己的族語文學；但是，年輕人的學習仍趕不上耆老凋零的速度。噶哈巫族長期以來被人類學者認定為巴宰族的支族，直到埔里九二一地震之後，這個從瓦礫堆中重新站

立起來的民族，才因為平埔族群正名運動和語言文化的復振工作，逐漸得到外界的理解和關注。

身為福佬客的林正宗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他每天和孩子說台語，但是，她們仍然只會聽而不會說「阿爸的母語」，此事讓他驚覺全球化導致語言文化的快速流失是如此地真實和迫切！《噶哈巫！斷語？》上演的正是一個關於族語文化面臨重生或消亡抉擇的故事。然而，處於這個文化臨界點的噶哈巫族，難道不是所有面臨相同問題與困境的族群隱喻或縮影嗎？

四位演員奮力舞弄竹藤的形象，就像所有想要重新找回族群文化的人，過程中充滿各種堅辛與挑戰。容易失控的不是學院派年輕演員的身體，而是野地裡生長不被馴服的竹片與藤條。導演極力開發演員的身體與竹藤互動的各種可能性，來發展新的肢體語彙和劇場意象。竹藤在演員的手中成為挑戰各種身體極限的工具，只有在彎曲與折斷的邊緣、演員鬆手的那一刻，它才能夠再度恢復彈性與柔韌的樣子，失控的魅惑和迷離的詩意往往也在這個時候發生。

文化意識的解放要從竹片與頭皮的接觸開始、才能平衡地繼續往前走？還是，放手不管、隨波逐流才能得到真正的精神解脫？我是誰？要往哪裡去？這是《噶哈巫！斷語？》潛藏在劇場背後的嚴肅問題，難怪它能參加「松菸 Lab 新主藝—創作徵選計畫」，在七十多個表演藝術團體的角逐中脫穎而出，獲選成為三個著重實驗創新的團體之一。

此劇在台北完成售票演出後，將回到田野調查的地方公演，歡迎關心語言文化的朋友來南投—世界鐘錶古今博物館廣場（埔里鎮西安路二段一九九之五號）一同觀賞，十二月十六日（六）晚上六點半免費入場。